



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火车带我

去 往远方

徐 鲁 翌 平◎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火车带我去远方

徐鲁 翌平◎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车带我去远方 / 徐鲁, 翌平主编.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1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ISBN 978-7-5397-9887-5

I. ①火… II. ①徐… ②翌… III.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5571 号

BINGXIN JIANG HUOJIANG ZUOJIA JINGPIN SHUXI HUOCHE DAI WO QU YUANFANG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火车带我去远方

徐 鲁 翌 平 主 编

出 版 人: 张克文

策 划: 陈明敏

责任编辑: 陈明敏

责任校对: 王 姝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9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887-5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徐 鲁

诗人聂鲁达在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引用了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世界、对整个人类以及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美好信念:“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

自从冰心奖设立那天起,作为创办者之一的童话作家葛翠琳老师,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怀着这样火热的耐心,怀着一个美好的信念:把冰心老人毕生对孩子们的热爱,对儿童文学事业的热爱,对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真善美的维护与追求……这样一些伟大和美好的传统传承下去,让它们流淌在一代代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血脉中,让它们变成绚丽的花朵和金色的果实。

“为什么创办冰心奖?就是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为孩子们写好书、编好书、出版好书。冰心老人嘱咐:‘冰心奖要做铺路架桥的工作,让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成功。’我们牢记冰心老人的话,并希望每一位获得冰心奖的作者、每一位编辑和出版者,都能把冰心奖作为一个新

的起点。”

为了这些真诚的期望与嘱托,为了这些美好的信念与追求,葛翠琳老师在晚年把大部分精力和心血都默默投入到了冰心奖的工作上。不知不觉中,冰心奖创办已经二十多年了。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二十多年来,冰心奖沿着冰心老人生前所期许的严肃、高雅、独立和纯正的文学轨迹,健康而有序地运行着。到目前为止,已有“新作奖”“图书奖”“艺术奖”“作文奖”四个奖项,在每年年终分别颁出,使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出版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和青年编辑们深受其惠,许多青年作家都以能够获得这个奖为荣。

与此同时,诸如“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冰心作文奖获奖作品集”以及“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冰心奖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丛书”“冰心奖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等系列丛书,也在不断地把冰心奖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一本本、一套套带着冰心奖标志的儿童文学图书的问世,无疑是对秉承着冰心老人的儿童文学精神、二十多年来默默努力付出的冰心奖的最好回报。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是获奖作家们、冰心奖评委会和出版社的又一合作成果。本套选集在编选的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前辈的支持和帮助。由于各种原因,很遗憾未能将所有获奖作者的作品收录。入选本丛书的作者,有许多是近些年来荣获过“冰心儿童文学新人奖”的青年作家;而入选的作品,也多是近几年来在小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可以称之为“文学精品”的一些作品。

从这些题材繁复、风格多姿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的爱

与美、真与善的光芒；看到了冰心老人生前一再寄希望于青年作家们的话语，在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中引起的回响：“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同时，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也不难感知，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与恒久性、在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秉持的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

说到创新与探索，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确实存在着一个“门槛太低”、缺少应有的“难度”和“高度”的问题。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场跨栏比赛，那么，如果我们设置的栏杆都是“低栏”，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无难度”作品的产生。好的作品必须是有难度和高度的。我们看诺贝尔奖作品也好，安徒生奖、纽伯瑞奖作品也好，还有冰心奖作品也好，都能感觉到那种文学的难度和高度的存在。我们也常常从那些高贵的授奖辞里，从那些严格的评奖标准里，看到对那些获奖作家和作品的写作难度、写作高度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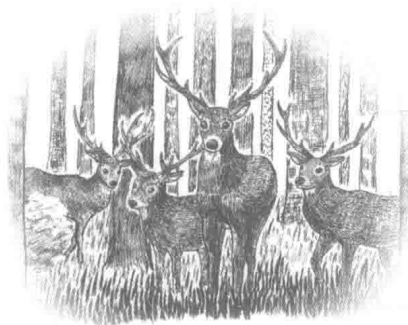
写作的难度与高度，其实也是对作家思想的高度、智慧的高度以及作家投入其中的才华、心血的多少的衡量。要创作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付出应有的细致、耐心和苦心。写作难度也包括你的写作姿态。写得太快，使写作完全被商业市场所控制，最终也会导致无难度写作的泛滥。因此，在当下，提倡一点“慢写”或少写，也是非常必要的。

冰心奖在度过了她创办二十六年华诞之后，也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高度上。葛翠琳老师在为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所写的纪念文

章里说：“殷切期望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涌现出来，因为儿童文学事业，是需要集体培育的事业……童话使我热爱这个世界。尽管人生之路坎坷艰难，我对世界充满了爱……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孩子们的未来是美好的，为了这，我甘愿奉献全部心血。”

这是她对世界、对未来、对所有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美好的期待。一如兰波所说：“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

是为序。



火车带我去远方

目 录

传 说	彭学军	001
校园三钱	林 彦	022
黄昏夜鹰	黑 鹤	047
地下室里的猫	张玉清	068
跌碎的太阳	刘 东	090
再见,火车男孩	杨 巧	108
火车带我去远方	徐 鲁	125

传 说

◎彭学军

—

离终点还有二十米的时候，铁头惊叫一声，像突然中了一枪一样，一个踉跄，然后朝地上栽去……其他队员，有的没受他的影响，保持着冲刺时该有的速度，有的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纷纷冲向终点。

铁头摔得不轻，特别是右边的膝盖，血红一片。他把两只手张开空罩着膝盖，手指使劲地往下掐，好像这样可以缓解伤处的剧痛。他嘴里咝咝地吸冷气。

“怎么样？这样能动吗？”沈老师蹲在他身边，紧张地问道。他一手抓住铁头的右脚踝，一手托着腿窝处，慢慢地抬起。

“可以……没事。”铁头龇牙咧嘴地说道。

“还好，没伤到骨头。”沈老师稍稍松了口气，“你，扶他去医务室。”沈老师扫了一眼周围的同学，然后看着我说，因为我的项目已经跑完了，“其他人继续，下一组。”

001



火车带我去远方



我扶着铁头站起来，一步一挪地来到跑道边的树荫下，换下钉鞋，把他的和我自己的钉鞋鞋带连在一起，拎在手上，朝医务室走去。

铁头比我高不少，半边身子居高临下地压过来，我走得很吃力。他意识到了，尽量直立身子，但太多的重量移到右腿上他又受不了，嘴里哼哼唧唧的。

“没事的，我们走慢点。”我说，把他的胳膊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一路磕磕绊绊的，我们总算来到了医务室。

我是第一次来医务室。我体质很好，几乎不咳嗽、不发烧、不咽喉红肿、不胃难受、不拉肚子、不皮肤过敏、不便秘……当然，也不会像铁头一样把膝盖摔得血肉模糊。

一走进医务室，我就被对面的“绿窗帘”吸引了，顿觉屋子里阴凉又安静，人不由得放松下来。其实，“绿窗帘”不是真正的窗帘，是由密密的绿萝交织成的，厚厚实实，几乎密不透风，完美地挡住了西晒的阳光，看上去真是又养眼又实用。

铁头不再哼哼唧唧了，他照着校医的吩咐，顺从地坐下，把右腿放在丁字形的脚架上。

校医用酒精给铁头消毒，铁头忍不住啊啊地叫了起来。校医摘下口罩，凑近他的伤口，边消毒边呼呼地吹气。

校医看上去很和气，有耐心。她给铁头的伤口消好毒，然后上药、包扎，手法轻柔，一丝不苟。同时，她慢声细气地嘱咐铁头一些注意事项：伤口保持干燥，不要碰水，隔天换药……

“绿窗帘”那里沙沙响，鸟叫声啾啾地传过来，我扭过头去，看见了一个奇幻的景象：窗台上有一块石头在微微发光，淡淡的绿色的荧光。

什么东西？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光渐渐淡去，退缩到了石头中间……

那边，校医扶着铁头站了起来……我浑身一激灵，鬼使神差地把石头放进了兜里。

回寝室有一段长长的台阶要上，上到一半时我们坐下来休息，铁头苦着脸抱怨说：“真是倒霉，这一跤摔的，肯定和全省青少年运动会无缘了。”今天是选拔赛，学校田径队选十名队员参赛。铁头的专项是四百米和八百米，这两项的成绩都不错，选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谁能想到快到终点的时候会摔一跤呢。虽然没有伤到骨头，但现在他右脚点地都痛，彻底恢复也要十来天吧，离运动会只有二十多天了，就算学校让他去参赛，歇个十来天，哪还有戏！

这让铁头十分沮丧，每一次运动会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将来他想上体育专业，如果在运动会上成绩突出，高考录取时就能加分，说不定还有希望保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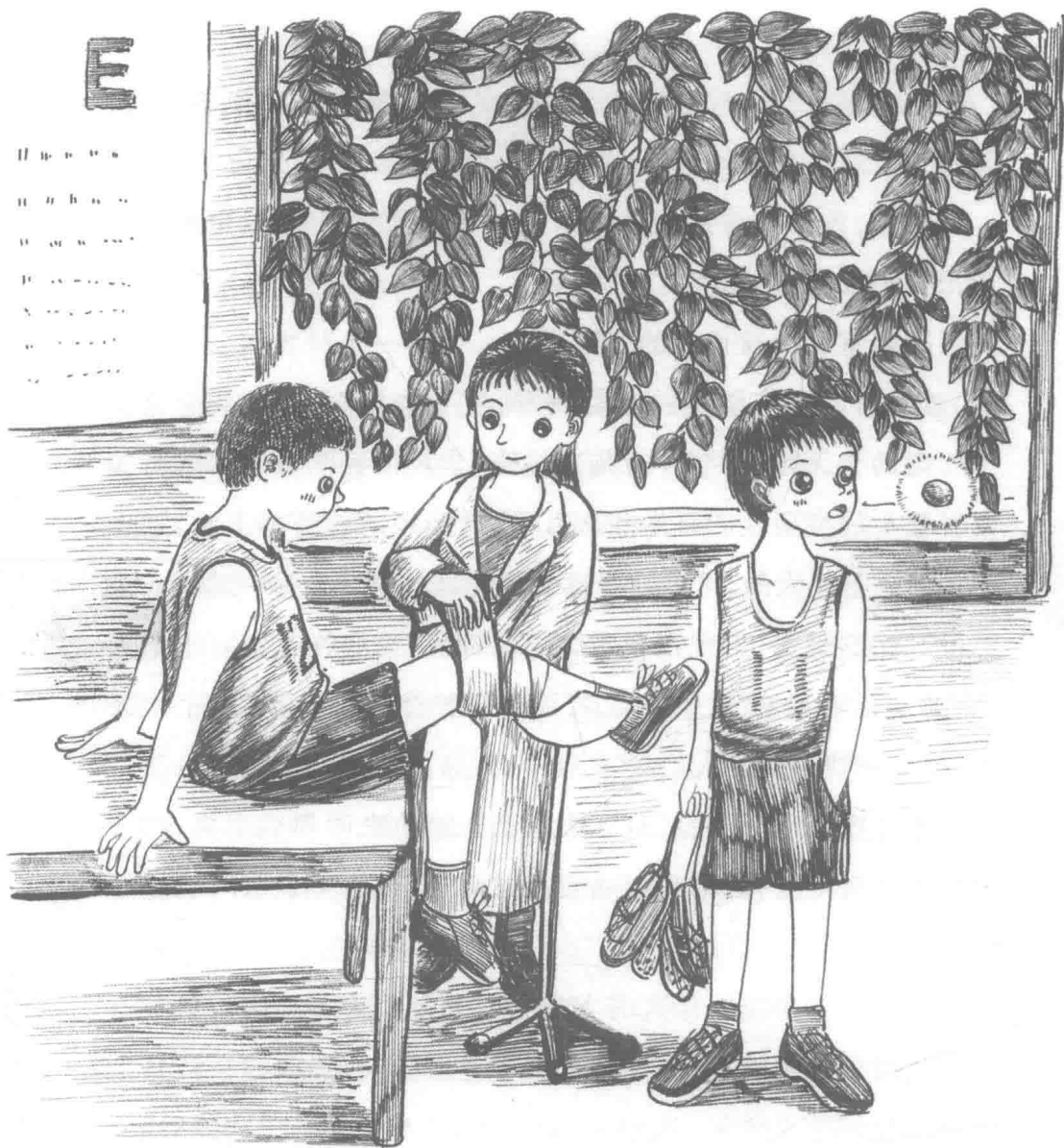
可以说，参加田径队的大部分同学都是这种思路，但我不是。我的学科成绩不错，没想着靠体育加分，我参加田径队只是因为喜欢奔跑的感觉。我的专项是一百米和两百米，成绩一般，虽然名单还没公布，但十有八九没有参赛资格。

坐在这里能远远地看见操场的一角。今天是周末，校园里很



E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安静，哨音和一阵阵的加油声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铁头盯着那个角落发呆，神色郁闷而又沮丧。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毕竟，我们算不上朋友，平时交流不多。我们同年级但不同班，我家离学校近，不住校，只是训练的时候和他在一起。

我低着头，无聊地拨弄着钉鞋，先是惊讶他个子比我高，钉鞋倒比我的还小一码，然后就注意到了鞋钉之间缠绕着的那些头发丝。我一根一根地把它清理出来，一共有十根——深褐色的，有点自然卷，不粗也不细，很有光泽，无疑是铁头的头发。发质还真不错！

我心里一紧，突然想到了那个阴险的传说。

二

“这些，是你的头发吧？”

铁头瞥了我一眼，又扭过头去，显然没兴趣和我谈他的头发。

“这些是缠在这上面的。”我强调道。

他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看来他不知道那个传说。

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因为，那仅仅只是一个传说，也很有可能是瞎说。

“走吧。”他想站起来。

“你不知道吗？”我坐着没动，还是决定告诉他。

“什么？”

“听说……听说，把头发缠在钉鞋上，那个人跑步的时候就会





摔跤。”

铁头不解地看着我，一开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看看地上的那些头发，又看看自己的钉鞋，突然笑了一下，是讥笑：“你是说，我摔倒是因为这些头发缠在了钉鞋上？”

他是真的不知道那个传说，也不准备相信它。不相信也好，也许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我没再说什么。

但他却自己一步步验证起来。他捏了几根头发，又从自己头上扯了一把，抓下来两根头发做对比。

“真是我的。”他得出结论，“我的头发怎么会缠在钉鞋上呢？还缠了这么多。”他直着眼睛，顺着自己的思路往前走，“自己的头发缠住了自己的鞋，能跑得动吗？所以……就摔了跤，那、那是有人使坏。”

“听说是这样。”

“听谁说的？”

“不记得了，好像是从上一届的田径队传下来的。”我是真的不记得听谁说的了，只模模糊糊记得有这么个说法，刚看见铁头钉鞋上缠的头发，就想起来了。

“我一直奇怪怎么会摔跤，跑得好好的，跑道没问题，也没人绊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朝地上栽去，难道真是因为头发缠住了钉鞋？”铁头眉毛粗粗的，眼睛小小的，可小眼睛有神，光芒四射，这会儿像聚光灯一样盯着手里的头发。

突然他两眼一瞪，尽量瞪到最大，惊叫道：“是有人要害我！”想了想，重重地点了点头，“绝对是这样，是谁呢？”

看他真信了，而且坚信不疑，我又犹豫了：“你、你也别太当真，只是、只是一个传说……”

他不理我，两眼盯着操场的方向，发狠地说：“我一定要查出来！然后……”说着，他脖子一硬，头往前用力一顶，好像面前不是一团空气，而是他查出来的那个人。

铁头打架的时候，手和脚基本上是闲置的，无用武之地，只靠头上阵就能大获全胜。他弯下腰梗着脖子，轰隆隆，像推土机一样冲过去，势不可当地将对手撞翻在地；或者把对手顶到墙上，转动着脑袋往里钻，好像要把人家肚子钻出个洞来。

这么威猛的头当然应该叫铁头啦。看上去，这铁一样的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小适中，头型也中规中矩，可被顶过的人都义愤填膺地控诉道：“这是人的头吗？肚脐眼都被他顶得陷到肠子里去了！”

既然是把头当兵器用的，就应该把头发剪短，留个板寸最好，可他头发偏偏长得都快盖住耳朵了，大概是觉得自己跑的时候头发飞扬的样子很帅吧！可这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现在是秋天，头发容易掉，在某人的枕头上收集十来根头发不是什么难事吧？

“秦硕……”

听到铁头说出这个名字，我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会想到秦硕头上。

“我们同在一个寝室，他就在我斜对面的上铺，我俩专项又相同，我摔倒了他就多了一份希望，”铁头把小眼睛眯了起来，分





析道，“他最有作案的条件和动机。”

“那也不一定就是他，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传说呢。”我替秦硕辩解道。

“你怎么替他说话？”铁头瞪着我，然后恍然道，“哦——我明白了，好像你俩关系挺不错的。”

“我们是朋友。”我正色道。

铁头没再说什么。把他送到寝室，我就回家了。

三

我和秦硕也不同班，但教室挨着，有一回，我们几乎同时被老师“请”出了教室。我是因为晚上偷着起来看球没睡好，在语文课上打起了呼噜，语文老师便“请”我到走廊上去“凉快凉快”。而秦硕居然也是因为晚上看球赛导致上课睡觉，而且和我看的是同一场球赛：湖人队对雷霆队。我们都喜欢湖人队的科比，这个单场拿下八十一分的飞侠令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寒冬腊月，外面果然“凉快”，但我和秦硕聊科比聊得热火朝天，两人都有一种走廊遇知音、相见恨晚、心心相印的感觉。

所以，当铁头提出那样的要求，我二话没说就断然拒绝了。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偷偷地去收集秦硕的头发，让铁头缠在秦硕的钉鞋上，让他在跑步的时候摔跤？我怎么可能对秦硕干这种事？而且，我也不相信铁头摔倒和秦硕有关。怎么说呢，秦硕也许算不上是规规矩矩的乖学生，但他绝不会去干那么阴损的事。还有就是，他不知道那个传说吧？没听他说过呀。

铁头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知道我和秦硕是朋友，还让我去做这种事，我凭什么要听他的？

下午放了学，我去操场训练，路过宣传橱窗时，铁头叫住了我，看样子是特地在那儿等我的。

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一点的地方，说：“我刚刚去换药了，校医说，伤口已经开始结痂了。”

“太好了，下周就可以恢复训练了吧？”我替他高兴。

“有什么好，名单都公布了。”铁头愤懑地说。

参加全省青少年运动会的名单是昨天公布的，秦硕自然是榜上有名，意外的是，居然有我。虽然不抱希望，但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还是挺高兴的。

“没事的，你有实力，明年……”我安慰他。

“我不想等明年，”铁头打断我的话，强硬地说，“我今年就要参加！”

“今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能帮我。”他看着我说。

“你说，怎么帮？”我们虽算不上是朋友，但如果真能帮上他，我还是很乐意的。

可没想到他是让我那样帮他，没等他说完，我甩了句：“我不可能这么做。”说完我转身就走。

他在身后一拐一拐地跟着，我加快了步子。

“校医说，她丢了一样东西。”我听见他不经意地嘟哝了一句。

